编者按：2013年8月，中国首届“东亚文化之都”评选活动揭晓，泉州凭借深远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、鲜明奇特的多元文化大观、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等，当选为中国首个“东亚文化之都”。而早在1982年，泉州已入选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。地处东南一隅的泉州能一次次于众多参选城市中脱颖而出，主要得益于泉州从历届领导班子到民间有识之士形成的一个共识，就是古城保护要优于城市建设。这其中，有一个人功不可没，他就是上世纪50年代担任过泉州市市长的王今生。从“文革”期间力保古迹文物，到晚年致力泉州文化遗产复兴建设，王今生数十年如一日地奔走操劳，他的桑梓情怀和传奇事迹，在他故去之后的“文都”古城，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。

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，而今天正好是王今生100周年诞辰。泉州晚报“清源”副刊特辟专版，与您一起追忆这位老市长保护名城古迹的往事，共同领略先辈党员高瞻远瞩的智慧、勇于担当的作为和清正为民的胸怀……

（主）浓浓乡愁铸就的今生传奇

——追忆老市长王今生

□吴 芸

 （人物简介）王今生（1916年7月13日-2009年7月3日），南安丰州镇人，1930年3月参加革命，惠安暴动失败后，他前往菲律宾寻找党组织，后来参加当地抗日战争，1949年回国参加解放战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先后在漳州、泉州等地任职；1958年起历任泉州市市长、中共晋江地区泉州市委副书记等职，1987年离休。

 周五下午，位于承天寺内的泉州历史文化中心，十余位泉州文史界人士围坐在一起，讨论新出版的《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》。他们中不少人年事已高，却声音洪亮，还不时如年轻人般争论起来，显得郑重而热情。

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每周的这个时间，固定成为“中心”的例会时间。

 时近黄昏，暮霭四合，被晚霞映透的承天寺寥廓清寂。面对我的来访，回忆起“中心”成立时的情景，大家百感交集。

 “33年前，在这排不起眼的简陋平房，王老组织成立了泉州历史文化中心，经费由他筹措，主要来自华侨捐赠，有时经费紧张，甚至贴进他一部分离休工资。‘中心’成员多是学者、退休教师，大家自愿加入，义务奉献，就这么聚了起来……”

 他们口中敬重的“王老”，便是曾担任过晋江专区中共泉州市委副书记、市长的传奇老人——王今生。

 虽然他去世已经7年了，大家依然深切怀念着他。多年后的今天，在许多泉州人眼中，“王今生”不只是个名字，他已成为文物古迹和传统文化守护者的代名词，在“文都”泉州，遍布他捍卫历史文化遗产的足迹。

 “王老泉下有知，应看到他不是一个人在努力。一生秉持崇高理念守护民族文化遗产的人，走到哪里都会有人追随，因为哪里都少不了声气相求的同道中人！” 接任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第二任理事长的泉州市原副市长周焜民说，跟随王今生加入中心工作的文化人，还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：陈泗东、陈允敦、吴捷秋、王仁杰……

 所谓固执持守，正是他们的缘起。

 一念长于千古，古城融化了时光。

（1）义之所当护古迹

 “佛国名传久，桑莲独擅声。”漫步泉州西街，人们的目光总会被东西双塔所吸引。没有王今生，也许人们已无缘见此千年古迹。

 1966年夏天，外地来“破四旧”的“红卫兵”涌向开元寺，准备捣寺毁佛，形势危急。当时正受冲击的王今生闻讯，第一时间赶到。

 “开元寺不能砸！要砸，你们就先从我身上踩过去！”身材健硕的他穿着白衬衣、脚蹬黑布鞋，边伸开双臂拦住“红卫兵”，边高声喊着。

 宛如被张飞一声怒喝吓住的曹军，“红卫兵”们愣住了。王今生见势，转而婉言相劝，对他们反复讲述开元寺的历史价值、文物价值。

 “如果你们对此还有意见，我们可以函电请示周总理……”王今生的无畏之举，感化了围观的群众，很多泉州市民聚拢在他身边，有些人还自觉留下来参与保护工作。

 千年古刹就这样躲过一场浩劫。

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，类似的破坏事件并不鲜见。承天寺法堂的佛像、铜佛寺的15尊铜佛被运到工厂，即将被熔化，也是当时已被打成“走资派”的王今生，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，组织人手将佛像运走并保护起来。

 往前追溯，历史有惊人的相似。1958年泉州大炼钢铁，燃料不足，有人提出动员中学生砍树，竟获批准。王今生四处奔走，以市长的身份制止了一批又一批奉命砍树的人。就这样，开元寺、中山公园的古榕以及清源山等处的名木古树被他一次次“抢救”下来。

 许多古刹和文物，由于王今生果断无畏的保护，才能够留存到今天。然而，这类无畏大义之举，却让他吃尽了苦头。因为“右倾思想”和“地方主义情绪”，他随后被下放到清源农场当党委书记兼场长。

 王今生背负的这些“罪名”直到“文革”结束后才洗清，他也因此落下了一身伤痛。周焜民回忆说，有一天王老让他帮忙找跌打医生，他便让学生林泉生为王老“吊伤”，三个月后才渐渐平复。林泉生告诉他，王老“被打得太厉害，积伤甚多”。

 “人人尽说王今生快人快语，但这三十多年来，我却从未听他言及个人所受的屈辱，从不说何时何处受伤，何人所为。”回忆起这些往事，周焜民不无感慨。

王今生不屑计及这些，所思者更远。这位14岁就入党从戎的老革命，在菲律宾奔波14载，不顾生命危险解救抗日学生，英勇魁梧的他被人称为“猛张飞”；1949年回国后，从处理侨务到归乡主政为民，他并不因为蒙冤吃苦而放弃立场。

 上世纪80年代建漳泉肖铁路时，泉州曾就铁路是否“靠近城市”发生过一场“老北线”与“新北线”的争论。当时王今生已经退居二线，他与不少知名人士不赞成铁路部门的规划，认为为了保护历史文化名城，铁路应绕过清源山、九日山。然而，与铁道部门提出的路线相比，这样要多投资2600万元，对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刚起步的泉州来说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

 “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！”责任和尊严使他激动起来。他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并把争论的文稿汇为一编，“立此存照，让历史评说。”

那一次的抗争失败了。火车最终还是从清源山前呼啸而过。但这是泉州人第一次对城市规划的主动参与，激发了市民规划意识的觉醒。王今生等人的规划意见，无疑也为日后“老北线”的实施提供了校正的参数，同时，还告诫城市建设者：规划需要前瞻和敢言。

 “市委、市政府整修中山路，为泉州办了一件大好事！”

 “朝天门正对甲卯方向，罗庚对一下，不要被风扇倒了！”

 “复建临漳门我很赞成，泉州生门在西，破釜沉舟，义无反顾，就是要提倡这种精神！”

 ……

 这些言简意赅的话语，是周焜民任负责城建工作的副市长时，王今生对他说的。当时泉州城建规划每有动作，王今生常会给他打电话，如今言犹在耳，像一个个斩钉截铁的感叹号，令他深切感触这位古城卫士的矢志不渝。

（2）“无证专家”慰乡愁

 上世纪80年代，任新加坡佛教协会会长的宏船法师回到泉州，看着当年出家的承天寺内的残垣断壁，悲恸不已。宏船法师找到了王今生，委托他负责寺院恢复重兴工程，两人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来重建的打算不谋而合。

 1984年暮春，承天寺复建工程破土。从工厂、民宅搬迁，寺院总体规划的制定到每一项工程的实施，从招聘能工巧匠到建筑材料的选购，王今生都亲自把关，一丝不苟地按原规模进行修建。经过六年夜以继日的苦干，一座座巍峨的殿宇又神奇地“飞”回原来的位置。古刹重光，宏船法师由衷慨叹：“没有王今生，承天寺不可能这么快就复建。”

 承天寺“复原”的消息传开后，许多素昧平生，祖籍泉州、漳州的港澳台同胞、海外侨胞不断找上门来，将一项又一项重要工程托付给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。这之后的十多年里，王今生不断“接招”——

 1987年，主持谯楼（威远楼）重建工作；

 1988年，主持开元寺落架修复工作；

 1996年，主持漳州南山寺落架重修工作；

 2001年，完成崇福寺修建工程。

 除此之外，还有延福寺、铜佛寺……

 古城到处闪动着他永不疲倦的矍铄身影。多年的劳累，也令他原本健壮的体魄变得清瘦。

 1992年，泉州市成立泉州少林寺复建委员会，身为主任的王今生亲自率众踏勘遗址。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，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慷慨解囊，工程进展顺利，大雄宝殿、天王殿等中轴线建筑在遗址上拔地而起……

 他还在修复开元寺、承天寺等古建筑群的基础上，组建泉州古建筑公司。如今，这个公司已剥离泉州历史文化中心，走南闯北，成为文物古建修缮修建界的生力军，尽显闽南传统古建筑的风采。公司管理者还获评福建省“非遗”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。

 离休后的近20年里，王今生主持修建的殿堂楼阁多达20余座，成了国内地方上修复保护古建筑的先行者，也成为没受过系统教育的“无证专家”。就连中国古建筑博物馆筹备时，他都不远千里送去闽南古建筑的文字资料和实物材料，倾力支援。

 著名古建专家马瑞田说：“王老是‘文革’后第一批提倡修旧如旧、维护古建筑的老行家，他对中国古建筑博物馆、对保护中国文化和闽南传统建筑功莫大焉！”

 这位“无证专家”的名气，已胜过他以前政治身份的影响。如今，泉州城有古树名木伸手可及，有绿水青山徜徉寄怀，也有老屋老街忆往追溯，有古祠古刹凭吊追忆。在这里，人们寻得到乡愁的寄托，此中王今生的努力与奉献，被海内外乡亲铭记于心。

（3）不遗余力促传承

 1982年，国务院公布泉州为我国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，海内外泉州人莫不欢欣鼓舞。如何守护这份沉甸甸的荣誉？泉州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应如何发掘保护、如何发扬光大？一个酝酿已久的想法，在早已离休在家的王今生脑海中产生了。

 1983年，王今生写信给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，倡议成立民间组织“泉州历史文化中心”，以集结志士学人，采取有效措施，为保护和管理好这座文化名城贡献力量。这一倡议当即获省委、省政府批准与支持。

 此后，由王今生担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的泉州历史文化中心，团结了一大批文史界的中坚人物，不时为保护和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向市委、市政府建言献策，并逐步开展了保护和整理工作，开研讨会、办杂志、出专著，涉及海交、方言、南音、戏曲、民俗、宗教、武术、建筑等领域。

 在他们的努力下，中国南音学会、泉州南音研究会、泉州方言研究会、泉州南少林研究会等文化团体先后成立，《泉州历史文化中心通讯》《泉南文化》《泉州方言》等刊物纷纷面世，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。

 王今生主持编撰的《泉州古建筑》专著，第一次总结了闽南传统建筑营造法式，可说是开山之作，出版后带动了传统民居建筑的研究热。1992年至1994年间编纂出版的《泉州历史文化丛书》（共6册，100多万字），在泉州以至闽南地区更是引起不小的轰动。

 南音堪称泉州的传世之宝，对其保护和传承，王今生也费尽心血。上世纪50年代，泉州南音面临后继乏人的危机，时任泉州市市长的他深感切肤之痛。1958年，经福建省文化局（现文化厅）批准，“泉州民间乐团”（泉州南音乐团前身）在他的牵头组织下很快成立了，泉州南音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。乐团成立后，具体教学研究计划他亲自参与制定，对师徒们的教与学他也了如指掌，生活上更对他们关心备至。

 王今生认为，泉州南音应该界定为古典音乐，而不仅归属于曲艺范畴。上世纪80年代初“复出”后，他亲自请来了抗战时期在新加坡时的老领导、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赵沨。1985年，他与赵老共同倡议发起成立了中国南音学会，隶属于中国音乐家协会。当时，海内外南音界的专家学者连续几年汇聚泉州，一起探讨研究南音及其历史源流、发展规律，汇集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论著。

 泉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研究会会长、泉州市南音艺术家协会主席陈日升说：“王老上世纪50年代成立‘泉州市南音研究社’，1960年抢救性组建泉州民间乐团，主推召开两届全国性的南音学术讨论会，推动确立了泉州南音今天的地位，也为南音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‘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’代表作名录做了坚实的学术准备。”

 除了南音，对泉州的梨园戏、木偶戏、高甲戏、打城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，王今生都抱有极深的感情，倾尽全力支持和保护。他知人，也敢于用人。高甲戏《连升三级》的编剧王冬青和《泉州木偶戏线规》的整理者吕文俊，都是在身陷囹圄时由王今生担保出来起用的。今天再回首看，他们都为泉州文化艺术留下不朽著作。

（4）人去政声留佳话

 2009年7月3日，王今生走完了94年的人生旅程。举殡之日，灵堂里里外外摆满了层层叠叠的花圈，市区南俊巷到东街两旁站满了泣泪送别的市民……泉州人民对这位卸任49年的老市长由衷地敬重爱戴，依依不舍。

 “由于工作需要，我有机会多方面了解、熟悉泉州的历史文化，并决心为弘扬泉州文化多做一点贡献。终因学识水平及种种因素限制，夙愿难酬，以致带着难以言喻的遗憾离开了工作岗位。”王今生晚年袒露的心路历程，至今撞击着人们的心灵。

 “孬性地（坏脾气）”、“大喉咙空（大嗓门）”、“妥直（耿直）”、“谁不照起功（规矩），就骂谁”……在大家眼中，他是位个性突出的老市长，敢说、敢骂、敢笑，群众关系却很好。甚至他的嬉笑怒骂，都被人们津津乐道；而他经历过的个人屈辱，他不无“委屈”的家庭境况，他自己却只字不提。

 从参加工作开始，王今生就没住过公家房子。南俊路佛教义诊所楼上一套90平方米的老单元房，一直是他和妻子陈碧瑜租住的居所。他去世后，陈碧瑜仍然住在这里。“到今年，房子的30年租期已到。”王今生的长子王建平说，“母亲不得不搬离了。”

 1958年国家精简机构，压缩干部编制，他响应号召，带头为在省侨委工作的妻子陈碧瑜办理“下放”，再未落实过工作。至今妻子没有退休金，不享受医保。

 这一切，只因为王今生说过，不能增加政府的负担。

 他还要求六个子女上山下乡，到农村插队锻炼。子女们都不靠他的关系安排工作。

 他生活节俭，穿的衬衫全部打过补丁，就连一条洗脸毛巾，也多次缝补过。但是，他在捐款、赠送方面却慷慨大方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，他马上捐出1000元作为特别党费。他去世后，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一些收据，才知道他生前一直资助着几个贫困学生上学……

 “王市长家家风好啊！”老同事和街坊邻居们这样评价。而在海内外侨界，王今生的清正为人与公正处事也有口皆碑。

 1989年，旅菲爱国侨胞林志中想为家乡做点公益事业，便托人找到王今生。出于解决儿童看病难问题的考虑，王今生建议捐建一所儿童医院，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拟好了医院的三个草图。此举令林志中大为感慨，再也没有捐资顾虑，原定300万元港币的总捐资增加到了430万元港币。林志中说：“王今生办事，我放心！”

 “海内外集资的钱，每分都来之不易，不能少爷作风，大手大脚。”他常这么告诫工程承建人员，对什么建设款项该及时付、什么不应枉花，他掐得很紧。离休后，他受委托主持修复文物古迹、兴建公益事业，经手的款项有1亿多元，全部来自民间捐款，他悉数用于文化遗产保护、建设以及社会公益事业，对自己却节俭到苛刻的程度。

 “我一生不怕苦，人生的艰苦我都知道，所以有困难的人来找我，我都会帮忙。”扶助苦难、心系民生，王今生身后留下了一段段佳话——

 1954年他开始到省侨委工作，为安顿难侨，规划在永春建北硿、天马农场。归侨尤扬祖捐资引种柑橘，但没经验。于是，王今生专程驱车去同安，延请一个老农到场传授种植技术。今天永春已成为柑橘之乡，谁知道王今生当年请的“专家”竟然是个“四类分子”。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魄力，冒着多大的政治风险！

 为解决老百姓到大医院看病难、看病贵的问题，1989年，王今生牵头组织在市区南俊路开办了佛教义诊所，至今仍惠及许多市民。而他自己则不轻易看病，即使晚年患有白内障，手术费用是一只眼睛3000元，为节省公家的医疗费用，他竟要求只对一只眼睛动手术，说能看得见就可以了。

 “他的一生，为‘人民公仆’这个闪光的词汇提供了一个生动具体的注脚，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人生价值取向很好的参照物。”省政协原副主席、新中国成立后泉州市首任市长许集美生前如此评价……

 在今天的泉州，重新追溯王今生这位老市长的乡愁情怀，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。每一段历史时期，这座古城都会涌现一批“王今生”。而只有一个城市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，我们才能说我们为这座城市骄傲；只有一个城市能够敬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，我们才有信心，相信这座城市的明天更美好。

 王今生勇于担当的作为、清正为民的胸怀和执著无畏的信念坚守，正与他的传奇故事和他聚拢的文化自觉、文化自信的力量一起，慢慢地走进岁月深处，成为“文都”泉州的品格风骨，让我们的乡愁永怀芬芳。